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亚太安全析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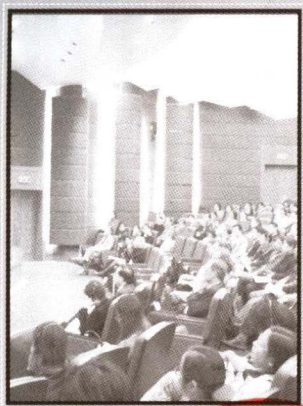
陈峰君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 京 大 学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丛 书

亚太安全析论

陈峰君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太安全析论/陈峰君主编.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5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ISBN 7—5078—2363—6

I. 亚… II. 陈… III. 国际问题—安全—研究—亚太地区 IV. 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380 号

亚太安全析论

主 编	陈峰君
责任编辑	王 平
版式设计	周 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68036519 68053304 (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楠竹文化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 / 32
字 数	352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04 年 5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8—2363—6 / D · 93
定 价	31.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精心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喜事。丛书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意在与时俱进，追踪新形势，探讨新课题，论述新观点，显现新特色，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正处于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因此，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既要与时俱进，更要转换脑筋。当前特别要注意三个至关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下面意见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坚持国际问题研究的国家特色。

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离不开共性，但共性只能寓于个性之中，这是人所共知的哲学常识。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应强调国家特色。何谓特色？它指的是独特、特质、开拓创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就是突出鲜明个性，从各自角度，观察国际社会，依据与时俱进，探讨客观发展规律，说明新问题，提出新思维，得出新结论。特色是学科的灵魂。缺少灵魂的学科，毫无用处。特色总是同整体性和普遍性相联系而显现的。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不是脱离整体和普遍性而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是要求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它拒绝的是教条式地全盘照搬，也反对否定一切，要求在继承和比较中创新。

国际问题作为学科研究，英、美、法三国最早，距今 83 年。特别



是美国的学科建设最为兴旺发达,仅国际关系理论,就有三次大的论战和无数次小的论战,创建了近十个主要流派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在探索国际社会发展规律上有新建树,但都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现了美国特色。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特色,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美国国情、文化传统不无关系。美国原是英国的移民殖民地,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分店,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同欧洲列强一道将整个地球瓜分完毕,开始以强国身份进入世界舞台,直接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美国常强调上帝赋予的“使命感”,常常扮演“救世主”角色,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美国的各学派和学者深受熏染,无不打上深深烙印,呈现鲜明的美国特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起步较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步,但作为学科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标志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依据这一文件,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最早在中国设置国际政治专业,开始正规地、系统地培养专业人才。应该承认,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作为学科建设晚于美国。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国情和文化传统有重大的区别。中国曾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瓜分和掠夺,被迫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经过长期奋斗,终以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登上世界舞台。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演变起来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传统上,是贯穿着“仁爱、和平”的“和合文化”主张的国家。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派和学者,应该自立于世界国际问题研究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应有自己观察世界、认识国际社会的立场和方法。

第二、弄清“权利政治”核心,从新的视角研究国际问题。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但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始



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长期以来，权力政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发生变化；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新现象。权利政治，说到底就是反对强权，维护人权、主权与球权，充实完善人权、主权与球权，使三权相辅相成，实现完整的统一。

权利，主要表现为人权、主权、球权，均属合理合法的权力与利益，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标志。人权是人的正当权利，主权是国家的正当权利，球权是国际社会的正当权利，具体表现为主权国家共同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所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

从历史渊源看，人权思想问世在先，主权法定最早，球权也因人权与主权的互动而随后登上国际舞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法定了主权又宣布了球权的诞生。18世纪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正式法定了人权与主权。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也纳和约》，到《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各国的人权与主权得到广泛的认同，从国内法扩大为国际法，国际社会的球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涉及领域由少到多，不断拓宽扩展，都是由主权国家在清算战争罪行的大前提下，妥协、协调，既维护主权又对等转让主权的結果。一部国际关系史，既是战争与和平史、大国争霸史、主权国家关系史，也可以说是球权演变史。

球权管理的是国际事务，主权管理的是国家事务，虽然球权没有主权的权威性大，但当今世界球权的作用不可低估，且越来越大，它已使国际社会开始从无序变为有序。

迄今为止，在球权的制订与实施过程中，大国发挥了主导作用，获取更多利益，各国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平等，从没有真正平等过。

但应当承认，球权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提供了维护主权，实现发展的强有力保证。虽然球权的局限性大，主要以实力为

依据。但在公认的游戏规则面前,各国平等,国际行为规范在所有国家都适用,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进步意义,其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说,主权国家应当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行使球权,享有属于自己的应有权利,但要加强团结,努力发展自己,既遵循球权,按球权办事,又要改革球权,使其不断充实完善,用球权维护主权和人权。

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向明显,文化多样化争奇斗艳,其最大共同点是,既百花齐放,又日益走向统一。但不是统一于世界政府和霸权领导,而是统一于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之中,统一于共同的国际行为规范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主权和人权的同时,必须承认球权,把它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使主权既同人权,又同球权科学地统一起来。主权、人权、球权是紧密相联而活动于国际舞台的,既不能轻视其某一权,又不能相互割裂开来。三权的相互关系是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是重视球权的时候了。任何损害球权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这就是说,必须把三权科学地统一起来,才能正确观察国际形势,研究国际问题。权利政治同强权即公理的权力政治完全不同,是研究国际问题的新视角。

第三、抓住首要问题,科学界定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三定”:定位、定向、定标。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讲的是军事,也是政治。推而广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据此将社会科学区分为“己学”与“彼学”两大类,颇有见地。己为彼用,彼为己用,彼己互通互联,互补互动,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常见现象,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的重要途径。国际问题学,或国际问题研究,就是“己学”与“彼学”的结合,更需要知己知彼。国际问题研究中为什么要知己知彼?简单地说,就是给国家定位。因为这是国际问题研究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中,谁是敌国,谁是朋友?谁是竞争对手,谁是战略伙伴?同谁对抗,同谁合作?必须进行科学的定位,并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相互关系。当前,必须正确判断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危险,研究主要打击目标。同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相比,冷战后的霸权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再同社会制度相联,作为世界敌国对待,而是属于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和行为。有霸反霸,不涉及其他,这是正确的做法。“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上升为世界公害。它与世界各国为敌,肆无忌惮地残害人类,既践踏人权,又危害主权,也无视球权,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必须有恐反恐,有霸反霸。

历史是一面镜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把全球瓜分完毕,整个世界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最终联成一体,全球范围的国际问题开始出现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国际社会舞台。迄今为止,国际问题的发展演变,均以世界经济政治为基础,紧紧围绕国家权益运转,主要表现为大国兴衰的历史活动,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1)殖民主义体系形成与反殖民主义斗争时期;(2)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期;(3)法西斯主义猖獗与反法西斯斗争时期;(4)两霸争夺与反霸权主义斗争时期;(5)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并存与反恐反霸时期。从国际问题发展演变的五个时期中,我们发现三个规律性的现象发人深思。这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际问题中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只有始终不变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永恒的主题”只有一个:战争与和平,只不过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国际问题纷繁复杂,曲折常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转,表现为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这些规律性现象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定向”:当前正在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新时期影响全局的主要危险。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国

家间长期共存，求同存异，共同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讲话在理”，说话办事要有准绳。当今世界，观察国际形势，判断国际是非，需要新的“定标”。标准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不是强权即公理，实力决定一切，名正言顺的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国际事务只能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不能屈从于霸权，而应遵循球权，因为球权是以主权和人权为基础的，最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世界上的事情，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关键之处在于球权同人权、主权的统一。

国际问题研究的“定位”、“定向”、“定标”，从来就是“与时俱进”。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破旧思想、旧认识、旧判断，破落后于实际或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思想、认识和判断，又立与实际一致的新思想、新认识、新判断。“与时俱进”需要转换脑筋。

现在是转换脑筋的时候了！

梁守德

2002年6月22日
于北大兰旗营小区



绪论 亚太在世界 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在论述亚太在世界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之前，首先应对亚太地域与安全概念加以界定。

“亚太”是一个伸缩性很强的动态概念。在不同时期其概念内涵均不同。最初的形成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和殖民主义经济掠夺的结果，而后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及其发动战争的结果。直到战后东亚崛起，才正式形成亚太概念。因此，亚太概念绝非仅是地理概念，它更多是经济概念、政治概念、安全概念。同样，今日与未来亚太概念仍在变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亚洲意识”和东亚地区主义的增强，亚太概念将会有新的含义和不同的范围。由于“亚太”概念本身是随着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变动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不可能用纯地理的界线划定亚太范围，也不能以固定的模式来看待其范围，必须结合冷战后该地区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实力对比和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在比较深的层次上界定“亚太”在当今时代的大体范围。^①

“9·11”事件及后来的两次所谓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与

^① 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页。



伊拉克战争)对美国亚太战略重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亚太概念产生重要影响。“9·11”事件无疑扩大了亚太安全区域。在“9·11”事件之前,一般认为亚太地区,主要是指西太平洋地区,它包括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而“9·11”事件后,美国战略中亚太地区的范围迅速扩大,不仅包括西太平洋地区,而且包括南亚、中亚乃至中东地区。随着美国战略地域的扩大,加上亚洲各地域的联系与互动,在安全上已很难将南亚、中亚,甚至西亚与整个亚洲和亚太分割开来。

但对亚太概念也要灵活运用,即在不同领域可指不同的范围,不可简单地只指一种范围。为此可将亚太分为“大亚太”、“中亚太”、“小亚太”。“大亚太”可以包括西亚以外的整个亚洲部分,大洋洲、北美洲和中南美洲西部地区,甚至亦可包括西亚地区。这种“大亚太”更多运用于亚太国际关系,特别是“9·11”以后的亚太安全和美俄中等大国的亚太战略;“中亚太”可以包括东北亚(含俄罗斯远东地区)、东南亚、大洋洲(主要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西部。这种“中亚太”更多地是在经济合作组织,特别是在APEC意义上或一般意义上使用。“小亚太”指东亚,即大、中亚太的核心部分。“小亚太”往往与“东亚”同时使用。它一般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区域,其中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支那和东盟各国,其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3,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0弱,经济总产值约占世界经济产值的1/5。这一概念与范围主要在论及该地区发展原因、道路、模式等问题时使用。本书亚太安全概念主要指“中亚太”这一范围,但在论及核扩散问题时以及“9·11”事件后的亚太安全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扩至南亚和中亚地区,即“大亚太”。

关于“安全”概念,同样难以界定。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中,“安全”是最为常见的用语之一。但是,“安全”概念



本身也一直是学术探讨的对象。近一二十年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安全”概念的范围已被许多学者明显地扩大了。一方面,在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安全”主要是“国际安全”。而在今天,有人指出,如不少国家内部发生的不同政治派别、军事集团或种族之间的武装冲突所表明的,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安全问题,而且由于一国内部的冲突常常具有国际影响或招致外来干预,“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是相互联系的。另一方面,传统上,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概念是军事意义上的,即是对动用武力的情形而言的,如斯蒂芬·沃特所说,“安全研究的主要焦点是战争现象。相应地,安全研究可被定义为对军事力量的威胁性实际使用和控制的研究”。^①但是,在今天的许多学者眼中,安全不再仅仅在暴力冲突的范畴内得到理解。巴里·巴赞给“安全”下的定义是:“(安全)主要是关于人类群体的命运的……关于对免受威胁的自由的追求的。其底线是关于生存的,但它也包括对于安身立命的环境的广泛关注……安全为五个主要方面的因素所影响: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②相应地,经济环境和其他的非军事领域和军事领域一起成为了安全问题的所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也成为了时常出现的词汇。^③

尽管如此,本书的“安全”仍将主要是国际军事安全意义上的。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学研究应该以国家间的或其他

①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5, No. 2.

②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Lynne Rienner, Boulder, 1991.

③ 关于对围绕“安全”概念的有关观点的综述和评价,可见 Muthiah Alagappa, “Rethinking Security: A Critical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Debate,” in Muthiah Alagappa, eds.,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98.



跨国性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当然，国内问题能够也有必要被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但这需要以它们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为着眼点。在当今世界，武力依然是若干政治力量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跨国的武装冲突依然大量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内容。将经济环境和其他非军事性的问题规定为独立的安全问题值得商榷。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强调这些问题对于个人、群体、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性。可是，实际上，不把这些问题定义为独立的安全问题，丝毫不会妨碍对于它们的重视。而且，在实践中，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用语的出现，并未导致经济、环境等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实质性改变，只不过增加了几个可以选用的词汇。更重要的是，传统上，安全研究是一个以国家间的军事安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和有着知识累积性的研究领域，如果将任何和人类的境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问题都冠以“安全问题”的名目，那么，如果安全研究还存在的话，它也很可能成为一个丧失了自我的肤浅的东西，最多不过是依然凭借对国家间军事安全的研究而保持一丝特点。甚至，这一根基也可能由于正在流行的对安全概念的现代解释和对军事安全研究的“狭隘性”的批判而被动摇。因此，本书的“安全”还主要是国家间军事安全意义上的。

但现今的军事意义上的安全并非纯粹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因为国际恐怖主义所危害的已不只是某一国家、某一地区人们的安全，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国际反恐斗争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共同任务，而且它已成为各国军事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书在论述亚太安全形势与战略中，也涉及了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



一 世界大国矛盾的焦点

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亚太地区恰恰处于世界各类矛盾的焦点和战略重心部位。

1. 亚太地区是世界大国力量最集中的地区。

当代世界矛盾诸多,诸如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美国与日本、欧洲之间的矛盾,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等等。在这诸多矛盾中,东亚或亚太地区则是这些矛盾最突出的地域。在该地区,除了欧洲大国外,美、俄、中、日四大国全部在这里。国际事务中虽有多种矛盾,但与大国利益无关的矛盾不会构成国际主要矛盾,只有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才能对世界范围的重大问题产生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再加上本地区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上的特殊性,就使该地区成为世界矛盾冲突最为凸显的地带。

从经济层面上说,亚太地区经济规模占世界一半以上,新兴市场面积为世界之最,从而构成各发达国家争夺亚太新兴市场最广阔也是最激烈的地带;

从政治层面来说,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五个席位中亚太国家占有三席;在政治上,亚太地区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西方与东方两种价值观、民主观、人权观的较量、冲突最为典型与集中;

从国际政治格局层面说,多极化早在 1970 年代就已初见端倪,冷战后则发展迅速,除四大国外,东盟作为整体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新的一极活跃在亚太舞台上,从而构成亚太五极格局互相制衡、又相互冲突的特殊局面,形成十个双边〔美日、美中、



美俄、中日、中俄、美东（盟）、日俄、日东（盟）、俄东（盟）、中东（盟）和十个三边（美日中、美俄中、日俄中、美日俄、美日东、俄日东、中日东、中美东、俄美东、中俄东）以及四个四边（美日中俄、美中日东、美俄日东、中日俄东）矛盾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文化层面上说，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在此地区不仅齐全，而且除基督教文化外，其他三种文化在世界人口比例中几乎占绝对优势，各类文化无论融合还是冲突，均比其他地区凸显。

2. 中美矛盾是各大国矛盾中最为突出的矛盾。

美国布什政府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扎勒米·哈利勒扎德认为：亚洲政治和军事环境的变化向美国提出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要应付这些挑战，“美国就必须着手制定一种战略，用以实现远期的重要目标，即防止亚洲安全形势的恶化。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就是必须防止一个地区性或洲一级霸权国家的产生。”他认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其一，在世界重要的地区，防止美国被剥夺经济、政治和军事参与权；其二，防止资源的集中，这些资源能确保出现一个像前苏联那样针对美国的全球性挑战。目前，亚洲尚无国家能马上成为地区性或洲一级霸权国家，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威胁不会产生。事实上，亚洲的一个主要大国或有其参加的联盟，能迅速地做出决定，不遗余力地发展武装力量，以期在该地区挑战美国。目前，虽然这还是遥遥无期的可能，但这种建设的结果，会对美国确保优势的利益十分不利。^①美国所寻找的新的全球竞争对手自然就是中国。美国官方发表的许多文件都一再暗示甚至明示。在

^① 美国兰德公司报告：《美国和亚洲：探索美国的新战略和兵力态势》（*The United and Asia: Toward a New Strategy and Voice Posture*），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底出台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和《2025年的亚洲》这两份重要文件中，已确定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按照《国防战略审查报告》的表述，“尽管美国在近期不会面对势均力敌的对手，但地区强国仍有可能发展足以威胁地区稳定的能力，而在这些地区，美国也有重要利益。”美国判断地区威胁时，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亚洲正在成为一个大规模军备竞赛的地区，“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①“9·11”事件虽使美国把现实威胁指向恐怖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美国对华的军事压力，但却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华的军事战略。

中美两国既存在着巨大共同利益，也存在着诸多现实与未来的矛盾。但不论何者对世界和亚太地区均至关重要。原因有二：一是俄日地位与作用有限。由于俄罗斯仍处于战略收缩期，又是传统的欧洲国家，它对亚太安全的影响虽大但却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日本虽是第二经济大国，但在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附以前不可能在亚太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的重要性则胜于俄日，因此，中美两国是维护亚太安全的主要决定性力量。二是中美矛盾是全面而且是战略性的矛盾，不同于其他大国与美国只有部分战略矛盾。根据阎学通教授的研究：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安全、经济三个方面都有战略矛盾，而日本、欧洲和俄国只分别在经济或安全一个方面与美国有战略性的矛盾。“中美矛盾的强度是美俄的2倍，是日美的6倍，是欧美的4~6倍。”^②“北京越来越把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联盟体系看成是台湾

^① 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2001年9月30日。

^② 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回归以及获得自认为对维护其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纵深的障碍”。^①“9·11”事件后美国亚太战略虽然进行了若干调整，中美在反恐斗争中加强了合作，其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但美国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的根本意图并不会因此而轻易动摇。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对亚太地区极其担忧已讲得再明白不过：“在亚洲保持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的东亚滨海区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地区。亚洲战区范围辽阔，美国在这一战区的基地和途中设施的密度低于其他重要地区，在这一战区获得设施使用权的把握也较低。这就要求签订更多的进入和设施使用协议，发展基本不需要战区基地支援、能在远距离持续作战的系统。”^②该“报告”明确宣称，为适应美国亚太军事战略的调整，国防部已决定增加在西太平洋的航母战斗群，研究海军陆战队在西太平洋沿海的作战训练。美国传媒对此称：“美国加强太平洋军力，实际上是借打击恐怖主义和弹道导弹防御，来增加美国的火力，同时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太平洋，以抑制野心勃勃的中国。”^③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已更加重要；同时也表明，美中矛盾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与作用非比一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高于美日、美俄、中日等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影响 21 世纪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21 世纪世界矛盾焦点在亚太，尤其在美国与中国关系上。

①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战略走向》（*Strategic Trends in China*），中译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6 页。

② 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2001 年 9 月 30 日。

③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2, 2001.